

263 巴黎奥运开幕式的文化宣示

大家好！我们今天闲聊的主题是“2024年法国奥运开幕式的文化宣示”。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往往大家不介意的事情可能它里边的东西就包含了非常重要的部分。昨天是黑色星期五，发生了很多事情，如果时间够的话我再留一点时间聊几句市场，谈几句关于黄金和贵金属。

法国奥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性的体育盛事，而这个开幕式往往是举办奥运会国家进行的一次正规的文化宣示，它实际上是对这个国家的文化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明进行某种的宣传、宣示或者是表达。此次法国举办的这次奥运会是想向全世界表达法国对文明与文化怎样的思考呢？

在全世界法国人一向是以文化或者是文明的领导者而自居或者是引以为傲的，所以法国奥运就会让人非常介意他想表达的内容。确实是整个的开幕式令人感到震惊！这种震惊可以到了一种震撼的程度！剔除其中的一些民族的元素之外他想表达的核心的内涵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而且我有话想在这个地方说几句。

平台上的朋友熟悉我讲《韩昌黎文集》的时候其中有一堂课是讲《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并不是反对佛教但他本人是个无神论者，其实真正的儒家都是无神论者！他并非反对别人信仰宗教或者是信仰佛教，只是他不主张作为国家治理者的皇上或者是朝廷在佛教问题上走极端，所以他《谏迎佛骨表》对皇上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皇上承受不了这种批评就将他贬斥到潮州，所以才有了韩愈写的那首“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此次到西边去旅游原本是想走秦岭、太白山的，但时间原因另外天公不作美就只好放弃

了。当然今天不是说韩昌黎也不是讲秦岭或太白山，我是在讲宗教、文明、文化、伦理问题。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是无神论者，反对搞过度的封建迷信的，中国是一个基本上去宗教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生态。“无神论”和“去宗教”的特质也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特质！法国人在这个时间突然开始去上帝、去基督、去宗教，这里边的隐喻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起了300年前苏格兰的伟大思想家也是哲学家大卫·休谟，他也是主张是去宗教化的，他1734年写过一本书《人性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并不在苏格兰而是在法国，他与伏尔泰和卢梭都有过交往，实际上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的思考者和思想家。

如果你对欧洲思想是熟悉的话就应该知道欧洲的崛起源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走到300年前到大卫·休谟的时候开始了“天问”，以至于最后变成了那个自杀了的哲学家，他说“上帝死了”。我不知道平台上的朋友有没有人读过大卫·休谟的《人性论》，如果你读过且对哲学问题有过思考或者比较敏锐的话那么你对理性与感性之争就会有比较深的体会。

理性主义者往往认为人类必须在一个理的范畴之内形成秩序和生活，这里边包含了天理、伦理、学理、法理、治理，梳理起来是六个理构成一个理性。理性与感性是相对的，感性它并不是外在形成的一种社会的广普性认知，而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感受。大卫·休谟的《人性论》谈的就是从理性中解放。

从理性中解放出来，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以至于伏尔泰，以至于卢梭他们构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图谱。反理性主义，构成了推翻旧有

的封建的秩序，由欧洲的肇始工业革命和发展成资本主义和使得全世界进入近现代，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大卫休谟等人的人性论。

但你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理性、没有理性主义就无法构成村落、部落和国家。因为**理性**是社会构成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孔子将理性主义概述为仁义礼智信的礼，礼就是社会秩序。理性它构成了一种伦理体系，由伦理体系的基础再形成法理体系，形成了一般的社会规范。

为了构建理性主义，**在非中华**或者非东方的部分，人们往往使用宗教作为伦理的载体。而宗教就少不了一些重要的元素，比如说天堂、地狱与轮回。休谟是反对轮回论的，一般的无神论都不相信轮回这档子事儿的，所以他们属于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对伦理是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的**。当然，对不合适的伦理，合理的破坏是必要的。

今天闲聊，我其实内心是有压力的。因为我总体上是同意大卫休谟的人性论的，我总体上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我不认为非要需要一个宗教作为伦理的载体，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伦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法理体系和治理结构，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同意韩愈在《谏迎佛骨表》对当时佛教对大唐的伤害，我同意。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因此而与我的一些朋友们产生过冲突。

我再次澄明或者是严肃的声明，我不反对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我的朋友们信仰你认为对的宗教，这是你的自由。宗教自由是基本的人权，你去信仰当然是可以的，这里边没有太多的是非判断。我想说的是，大卫休谟当年批评理性主义，或者他用人性论来批判理性主义主要是将寄生于宗教中的伦理，乃至法律制度的糟粕和问题看得比较透彻。他认为，这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巨大的桎梏或者是障碍。

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的文明或者是发达的国家，都是基督教新教伦理区域和儒家文化熏陶的区域。它有它的道理，因为如果是不恰当的伦理形成的法理、形成的治理，往往它不具有更好的发挥人性的特

征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当今社会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乃至对宗教、对伦理的看法和分歧，依旧是很大。

第一个部分我讲完了，有空大家可以看看。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你对于理解今日的法国的问題会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思考。其实人类的伦理，大约、总体上不完全，西方世界是源于《圣经》，而整个的东方世界是源于《论语》，这是一个大致的范畴。然而，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它有它正面的意义，同时存在它的负面的意义。大卫休谟这一代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哲学家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了思想解放运动，它使得生产关系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同时极大的刺激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法国人最近在思考什么呢？其实，人性论发展到今天，发展到LGBT，发展到关于性的问题的一种极端思考，变性、多性等等，变成了一个长毛大叔，胡子大姐，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表达，甚至变成了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三个不同性别的人之间的亲密。

以至于类似于最后的晚餐中的那样，我不能用变态这样的词，会遭到一些朋友的不愉快，就是用一些不同的角色在一个餐桌上来表达，他们对上帝对基督和对宗教的一个嘲讽。去宗教化，成为当下所谓的西方左翼运动的一种标贴，一种形式。有些人不知道法国搞这次行动背后的深层的含义是什么？

其实，也许我在中国，我们在东方，回看西方，洞若观火，因为西方世界整体上，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迅速的发生异化。当一个制度的竞争对手倒下的时候，这个制度它会迅速的异化，异化的结果就是它不是变得更好了，有对手在它会变得好。而竞争对手倒下之后，它会异化，会变得非常的糟糕。表达为现代西方世界，它就是迅速的贫富分化。美国和欧洲都是这样。

极度的贫富分化必然导致阶级斗争，这个没有错过，所以马克思看的非常清楚。极度的贫富分化、极度的社会资源的分配的不公就会导致复杂的阶级矛盾，也在阶级矛盾中蕴含了复杂的民族矛盾，我们看到的俄乌战争、中东的混战，乃至东亚的冲突，我们都看到这些东西，它融合了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一旦被激化，那么左翼就会慢慢形成，左翼运动就会兴起。

我很清楚西方的思考者在面对迅速异化的这样的西方制度，面对迅速分裂的社会，面对逐渐深刻的阶级矛盾，他们的策略、他们的方法是**将左翼运动异化**，引导走向反面，所以就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有趣的女权运动。特别是在美国，由美国引领而出现的性别问题，以前不是个问题，现在成为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争议的焦点。争议的焦点由堕胎、由女权、由性别问题，来**遮蔽其实非常严峻的阶级分化问题**，它反复用人性的放纵来**遮蔽理性主义的光辉**。

这个话有的时候说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或者是怎么说好呢？就是非常的痛苦。因为我本人对纯粹的人性、纯粹的感性、纯粹的理性，我都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我不是一个完整的理性主义者，我也不是一个完整的非理性主义者，我依旧认为必要的天理、伦理、学理、法理，乃至治理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理，要真的合理。不合理的时候，那么休谟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对的。对那些依托于宗教进行对人民的麻醉与剥削的这种事情，当然是反对的。

理性主义的极致在中国就变成了《商君书》，它就变成了军国主义大秦，它就变得非常强大，它就能战胜六国，一统中国。理性主义它有它的厉害的一面，也被我国古往今来的很多政治家所推崇。但理性主义它存在问题的，所以才会被叠加了很多并不美好的词汇，例如集权、专政等等词汇。但没有理性主义会变成什么呢？

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三国两晋南北朝，其中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它是一个性解放，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男人“峨高冠，束细腰，指若削葱根”，今天的妖魔鬼怪我们在晋朝就看见过，它就是一个非常变态的状况。理性主义发展的极致会变成军国主义、法西斯，但是非理性主义发展的极致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法国。

看到2024年法国奥运会开幕式，我们意识到欧洲正在从文艺复兴重新走到文艺腐朽，或者是文艺衰败，它们文明出了问题，而它这个文艺复兴和**文艺腐朽又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资本服务的**。因为政治也好，资本也好，他们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对阶级撕裂，或者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进行某种麻醉，所以就会出现你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而这一切目前正在发挥它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已经开始燃烧到我国。

我国的女权运动也在兴起，我国目前出现的这种社会现象，比如说男性的这种女性化，特别是在演艺圈里的男性的女性化，这种奶油的东西开始出现。他们认为是从日韩开始传输到我国，其实不是日韩，还是从西方过来。就是男性的整体的女性化，以至于我国出现大规模的剩女无法嫁人，出现了社会上的一种诡异的现象。

实际上都是西方思潮对我国的伦理、法理在潜移默化的进行渗透和影响。其实，我国在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引入市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引入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这个思想和文化必然形成某种非理性主义的滥觞，现在已经不是滥觞，现在已经是发展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比较麻烦的是我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此事并不敏感，所以才会出现舆论场上让我感到奇怪的现象。

这也是我今天必须拿这件事说一说的原因。我今天提到了大卫·休谟，大卫·休谟提出的人性论，人性的光芒是重要的。但人性的光芒不能遮蔽理性的光辉，当然理性的作用也不能破坏人性的自由。在

理性和人性之间，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需要一个平衡点。我反而认为我国的圣人在这个问题上了不起，所以中庸提出“允执厥中”，我国的政治家是明白的，极端的理性主义和极端的非理性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所以我国的政治家同意允执厥中，我们要不要人性的解放？当然要。我们要不要理性主义？也要，但要寻找到其中最优的平衡点，既要让人性、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发挥出来，但也不能让这个东西过度。其实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完以后莫名其妙，比如说江西那个姓毛的叫奇的那么一个小小的干部。本来干部他是一个行政的职位，他不是交配权的授予，他不是给你一个交配权利，但当它异化成为一个交配权的时候。

你就要思考，向上倒着思考，是治理出了问题吗？是伦理出了问题吗？是学理出了问题吗？是法理出了问题吗？到底是哪个理错了，小毛就把行政权变成了交配权的。我对这个争论呢花时间我们还可以再深化，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它是持续了几千年的一个争论，从我国古代就开始争论，中国历史上就有儒家、法家，有道家、墨家。

其中儒家更讲究，可能更接近休谟的人性论，而法家更接近理性主义，商君书就是军国主义论断，你你要想表达你的才干请你去砍人头，你想赢得社会地位，请你去砍人头等等。他并不鼓励你个性的张扬，你只要把东西拿出来就可以了。他强调的是一个整体的能力，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战争做准备，为战争服务。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秦帝国的军国主义的构造。它好不好？它解决了当时的的问题。

它的负面影响就是老百姓在这个军国主义的体制下，人性和个人自由受到的约束。这回路过长城的一段，有孟姜女哭长城的部分，让我重新审视大秦辉煌背后的残酷。

在我国有没有血统问题呢种族问题？有的。我们曾经有一段很多人在强调红色血统，有红二代等等，如今也有其他的类似的这种血统的东西。我国的电视剧里边，根本就没把血统或者种族问题当成一个负面的东西，有的时候正面的宣传反而更多，看的让人莫名其妙。我国有没有阶级的问题呢？有的我国有没有性的问题呢？有的。我国在工作之中或者是劳动之中，对劳动的看法是不是存在问题？我觉得改开之后，对劳动特别是对工作的分类是有负面的。

总体上不管是哪个阶层或者哪个阶级对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不同的分工是有不同评价的。比如说有些人更喜欢做干部，从事金融工作等等，当然我国在娱乐这个问题上，娱乐方面的问题就更为严重。2024年法国奥运会的开幕式，从地窖的尸骨到一些变性人的表演，乃至他们对耶稣对上帝和对宗教的一些嘲讽。

形式上，他们是在继承和发展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他们认为人性的光辉应遮蔽所有理性主义，特别是宗教强加给法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不必要的那一套伦理法理的约束，他们在挣脱、在反抗，表面上是这样，所以很多人进行歌颂赞美。而我看到了一个过犹不及的问题，凡事过了就错了。过犹不及如此发展下去，这样的地区、这样的国家乃至整个的西方世界会出现历史性的**崩塌**。这一次2024年的法国奥运会开幕式。

他们宣示的恐怕不仅仅是文艺上的复兴，或者是文明上的苏醒，或者是文化上的自新，他们可能宣扬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走向了极端之后的衰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走向极端之后的一种衰败**。好我们第一个部分就说这么多，关于第二个部分，我其实是有想法的，我也拉了提纲，关于我国非理性主义这些年来，反复的发展和出现的一些严重的问题。

非理性主义在我国是一种潜影的方式进入，它主要是表达为一种文艺的方式。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表达为对制度性批判，所谓的伤痕文学呀，所谓的一系列新型的电视剧，表达的是个性的张扬。特别是对旧有的英雄人物的否定，对新的一些所谓的审美上面的一种倾向，他们更加倾向于树立一些新世界的典范。

我国的理性主义曾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因为我们是一个弱势的农业国家。在我们需要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既要反抗民族压迫，又要反抗阶级压迫，反抗三座大山的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我们采用了一些必要的理性主义的东西，比如说《商君书》上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集体主义的东西，所以构成了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的方式。我这回最后离开西部的时候，特意绕弯去了一趟延安，去看了杨家岭、枣园、宝塔山。

我们的共产主义高扬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如果你认为集体主义精神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话，也可以这样说。而改开之后，我国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批判的就是我们这个东西。但是他们没有很好的将我们过去拥有的东西进行仔细的甄别。哪些理性主义是必须保留的？哪些理性主义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是应该进行扬弃的？没有。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认为是不好的，进行了污名化和批判。

所以高大全被推倒。我不是说某些演员长得很丑陋，然后被捧成这个红，捧红，让这种小丑变成全民审美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一个顶天立的男子汉变成一个奶油有小生，或者干脆不男不女，变成一只小奶狗。总之，我能理解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会进行某种的反思和某种的转变，其实我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

2024年法国奥运会引起我的高度警觉，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在理性主义和人性论方面的这个“中”在哪里，允执厥中的中在哪里？我

们要在中上面，我再次重申，我不反对朋友们去信仰信奉宗教，这是一个人的自由、人权。当然我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也不反对你本人的去宗教化，但我反对将此强加于别人。

我为什么如此高度重视此事？请允许我说清楚，因为这涉及到我国的基本的伦理，这个伦理必然变成法理，变成学理，变成治理。我国的学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乱，我们的大学老师这么的龌龊？因为他们在人性论和理性主义之间完全偏了。那个姓毛的孩子虽然当了一个领导，他把行政权变成了交配权，它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和现象吗？不是，不是。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非常的重要，不得不拿出一天聊天做一次说明。

结论是——我们可以回到大卫休谟，回到人性论。在大卫休谟的人性论基础上，我们再往前走，走到马克思，走到毛泽东，走到今天。我们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主义道德观；构建我们在人性论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平衡；形成我们今天对血统、对阶级、对性、对劳动的认知。我们要有自己的娱乐的标准，再也不能颓废，再也不能衰败，更不能无底线地腐朽。好吧。我发一点点感慨。

我发一点感慨。因为一路上舟车劳顿，我没有时间去查阅资料和处理问题，昨天因为回来得很晚，非常累，所以也没有时间去进行仔细的梳理，留一点时间再谈一下这两天市场上发生的事情。黄金又创了历史新高，然后美国的股市、债市，可能所有的资产都开始呈现出一种崩溃的局面。一如我们的预料，植田日本央行对美元进行了背刺。很多人对我有些夸奖

似乎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恰恰是我们提前看到和预料到的事情。看来美元重置的历史进程也是不可避免、无法阻挡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判断和处理这样一个状况呢？我虽然来不及，来不及搜集信息和跟北美的朋友做一次详细的沟通。因为

今天是星期六，我先简单地将我知道的信息做一遍整理，然后给大家一个框架性的概念。

我想说的是时间对个人、对机构、对国家都是有它的分区的边际，就是连续加息 11 次之后，虽然没有第 12 道金牌，持续的时间长达两年多，那么现在它的后果显现出来。我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简单的认为加息就是美元利用潮汐对全世界进行收割这样的过程，我不是简单的这样的做判断，也不是简单的这样认为，我不是这样想。但是，确实是美国的治理者有他们一整套的想法。

并且这个想法不完全是单纯的经济，或是单纯金融的，它们是一整套套路的。我想说的是他们对自身的判断和对外部的判断，或全球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所以整体上的运行出现了问题，并且显然目前的治理者没能够做出实时和恰当的调整——不管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不能做出恰当调整，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的地缘政治策略也没有能够做出实时的调整。你不调整，那么就请自然规律发挥作用吧。

我想说的是，当 2022 年 2 月份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击之后，美国开启了连续加息的过程。美国连续的加息的过程与美国对俄罗斯乃至中国的全方位的制裁，应该形成全球经济的一次历史上的变局，是大变局。我想布雷纳德他们是这样思考的，然而他们所预计的局面非但没有出现，而是走向了反面。

今日之俄乌战争并未拖垮俄罗斯经济，甚至俄罗斯经济远远好过英国经济。这并不有趣，但它也一点儿也不荒谬。当俄罗斯进入战时经济后，在其他国家的帮助下，他并没有陷入崩溃的局面。那种对俄罗斯，对中国以至于其他国家进行连锁收割的过程没有能够发生，而没有发生之后就会出现一种反向的局面。现在这个反向的局面确实是正在发生的，形成了非常严重的西方整体上的危机。

我其实一直在观察，因为我国在处理经济问题上一直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和保守的方式，我们并没有主动的做太多事情。尤其我们在经济上一直采用的是防守性策略，我们并未对别人发起反击，更没有攻击。在别人对我们发起，无论是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被动防守，甚至在某种特殊的领域我们还做出了某种妥协。我们没有进行决绝的反击，更没有对对手进行攻击，我们只是保证了一条：生存。

然而呢，外边的世界却很有意思。鲁莽的俄国人用他们的鲁莽向我们展示了或者是证明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有第三种选择的。所以，当俄罗斯经济没有出现预想的危机，虽然俄罗斯经济整体上受到了冲击，但他并没有出现崩溃的局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外部的压力进行了极为重要的内部的结构性调整，所以他仍然可以将战争进行下去。

不仅仅俄国的证明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化也导致整个经济上的一种新的局面的出现。中东作为全球能源的主要的供应者，他们在货币剧烈变动的时候，按照历史性的要求，美元急剧升值，那么能源价格就会猛烈的贬值，贬值到你不相信的程度。但直到现在，能源价格并没有贬值到比如说40或30美元一桶石油。同时，在整个南方区域，无论是拉丁美洲、非洲还是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整体经济状况也并未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问题就开始出现，我将这个状况叫做**反噬**。当大量的攻击性的动作做完之后，不出现被攻击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别人，就像类似于中国这样温和的国家，不主动对你发起攻击，作用力释放完了以后，反作用力必然回来。这是一个科学的现象，自然的现象和物理现象，就是作用力发生之后，他一定有反作用力的。那么现在是西方承受反作

用力的时候，我们正在观察他有没有能力承接这个反作用力，然后重新达至到一个再平衡的状况，我对此感到悲观。

其实，无论看到美国经济和英国经济，特别是英国经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让我再次想起70年代。我一再向朋友们强调，此次危机很像70年代的危机，它不同于1929年的危机，也不同于互联网泡沫的那一次2000年前后的那场危机，它就是70年代美元重置过程中的一场危机。美元重置的危机叠加了中东的石油危机，叠加了美国一系列的操作，这里面包括了大英帝国对香港的收割，包括了广场协议他们对日本的收割，包括了他们对前苏联的一系列做法。

美国在70年代危机之后，通过80年代的一系列操作，在90年代他们走出了危机，重新的满血复活了。这一次，他们还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吗？其实是做不到了。我不知道诸位对《中庸》第七讲的感受如何，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反反复复的过第七讲《问强篇》。因为这是《中庸》非常重要的一篇，也是我们以后每个人，个人、机构和国家必须遵循的一个最高的原则，就是允执厥中。请允许我在最后重新重复一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我国只要坚持允执厥中的这样一个原则就没有问题，机构能做到允执厥中就没有问题，我们个人无论如何请牢牢记住《中庸》的最高的法则“允执厥中”，就没有问题。重复一遍，请诸位坚持按既定方针办，细心观察、耐心等待，迎接今年下半年千载难逢的良机。好吧，今天就聊这么多。明天下午三点钟有空我们拾遗补缺。好，周末愉快。